

國際漢學研究合作之展望座談會紀要

漢學研究中心 合辦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107-113.

時 間：民國八十一年（1992）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 點：來來大飯店十七樓億瑞廳

主 持 人：黃俊傑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系）

與會學者：國外學人（按姓名字母順序排）

Wolfgang Franke（傅吾康，德國漢堡大學）

許倬雲（Cho-yuan Hsu，美國匹茲堡大學）

Wilt Idema（伊維德，荷蘭萊頓大學）

雷金慶（Louie H. Kam，澳洲昆士蘭大學）

Piet van der Loon（龍彼得，英國牛津大學）

N.G.D. Malmqvist（馬悅然，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Kristofer Schipper（施博爾，法國法蘭西學院）

斯波義信（Yoshinobu Shiba，日本東洋文庫）

Roderick Whitfield（韋陀，英國倫敦大學）

余英時（Ying-shih Yu，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Erik Zürcher（許理和，荷蘭萊頓大學）

國內學人

王秋桂 清華大學中語系

王熙元 師範大學文學院

李亦園 中研院院士

朱鴻林 中研院史語所

杜維運 政治大學歷史系

邢義田 中研院史語所

李明輝 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

周京安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馬漢寶 臺灣大學法律系

曹逢甫 清華大學語言所

張臨生 故宮博物院

張哲郎 政治大學歷史所

陳三井 中研院近史所

陳啓雲 清華大學歷史所

陳捷先 臺灣大學歷史系

陳萬益 清華大學文學所

黃富三 臺灣大學歷史系

喬 健 中研院民族所

鄒昆如 臺灣大學哲學系

蒲慕州 中研院史語所

鄧元忠 師範大學歷史所

羅宗濤 政治大學中文系

汪雁秋 國立中央圖書館

鄭恒雄 國立中央圖書館

蘇 精 國立中央圖書館

劉顯叔 漢學研究中心

辜瑞蘭 漢學研究中心

紀 錄：李今芸、蔡佩玲、Tori C.A. Richardson、Geoff Brunk

前言

爲加強國際漢學研究之合作，討論未來發展計畫與交換心得，漢學研究中心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於四月二十三日，假來來大飯店舉辦「國際漢學研究合作之展望座談會」。座談會就三個子題展開，一是目前國際漢學研究合作之檢討，二是臺灣在促進國際漢學研究合作上之角色，三是漢學研究中心之角色與功能。在主持人黃俊傑教授致歡迎詞後，漢學研究中心聯絡組辜瑞蘭組長以主人身份表示，感謝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的贊助，邀請到多位國際著名學者，參加這次座談會，並對基金會召開的「歐洲漢學史國際研討會」之成功，加以道賀。

基金會李亦園執行長接著指出：漢學研究中心利用歐洲漢學史研討會召開期間，舉辦這場座談會是非常恰當的，前者討論的內容大多是歐洲漢學研究的過去和將來的發展，而這場座談會主要討論中華民國臺灣漢學研究的國際性合作發展。漢學中心數年來在資料提供及對國外漢學家的協助上有其貢獻，假如將來獨立，和國內許多單獨存在的研究機構具有同樣的意義。「國立漢學研究中心」要採取什麼樣的形式？是要成立一個研究機構，還是成立一個協調中心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級研究所，或像史丹佛大學在 Palo Alto 設立的高級行為科學研究中心，本身僅有少數研究人員，每年邀請世界重要的學者來和國內的研究人員，一起就一個或幾個專題共同研究，完成後再各自回崗位。另外就是到底「漢學」和「中國研究」兩者之間應有怎樣的配合，均值得討論。

目前國際間漢學研究合作情況之檢討

許倬雲教授：首先就基金會有關北美的國際漢學合作部份提出報告。對研究計畫及國際會議，基金會非常重視國際合作，凡具有雙邊或三邊合作之可能，即列入優先考慮。目前大部份情況是臺灣與美國的合作，或者是香港、臺灣與美國三方面的合作，偶爾有日本和臺灣的合作，甚至有臺灣和大陸學者經由美國而串連起來的合作。跨國合作的好處是：一、人員可以互相資助，二、避免流入主觀和偏見。其中的困難是臺灣學界可以使用流利英文的學人不多，再者臺灣學者大多相當忙碌。至於國際會議進行頻繁，跨太平洋、跨大西洋的全球性專題討論會均有，基金會均給予補助。

基金會其他工作包括下列幾項：一、協助蒐集某一專題的資料及書目，集中在一個定點，再以電腦連線或電子通訊的方式，以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二、支持人材培訓

計畫，如國際性的講習班。三、資助集體研究及出版。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學術討論會，就某指定的題目分工，經討論後再定稿出版，以掌握專題學者的智慧。至於未來的漢學中心，我有個期望，希望能提供國際學人宿舍以作為各國學者共同切磋商談之地。

余英時教授：針對漢學中心如何配合國際合作交流作說明。臺灣現今有許多基金會，但彼此之間缺乏串連，如何建立溝通架構，希望漢學中心能達成這個功能。漢學中心與基金會應互相配合，該中心不只是資料提供的單位，還要是個具有研究功能的中心，不僅是提供研究補助，還要與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心連繫，推出跨國際性的研究及國際會議。在資料蒐集上，除了臺灣的資料，還包括美國、亞洲、大陸等出版的研究資料，以防脫節的現象。至於所謂的「漢學」，一般指近代以前所有對古文化的研究，時間上是由古代到二十世紀初年。而「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在美國指的是當代(contemporary)或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發展。漢學中心在資料蒐集上，可以此作斷限。另外建議在歐洲成立活動中心，類似元朝的行中書省，可以流動，或許可解決聯絡上的困難。

馬漢寶教授：在此介紹一個早期的國際合作機構——「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此機構成立於民國五十年代，附屬於中央研究院之下，與美國的「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爲合作對象，曾有六、七年之活躍。中美斷交後，這兩個機構轉向大陸，天安門事件後，再回到臺灣，所以這個委員會又恢復運作，目前進行的計畫仍與漢學有關，如歷史研究、臺灣和福建地區民間民俗調查、美國法律問題等。它可以作為促進中美漢學研究合作的一個管道，將來漢學中心獨立後，該委員會亦樂意配合。

馬悅然教授：也許別的歐洲漢學家並不同意，但我個人強烈地感受到，未來臺灣與歐洲的漢學研究應視歐洲爲一個整體。這將會簡化許多事情，而基金會或者漢學中心可以以此爲合作對象。歐洲漢學協會已行之多年，歷經改善，在一九八〇年代，該組織推行了三個跨國計畫，即中國國家的概念、道藏、和一九〇〇至一九四九的中國文學。三個計畫進行圓滿。

許理和教授：對漢學界定於傳統中國的範圍，這不意謂漢學只是研究骨董，而是包羅萬象，但應不包括以政治科

學、經濟科學來研究現代中國，或所謂「臺灣觀點」，「北京觀點」，如果把它們也包括進來，則會淹沒了傳統漢學研究。其次現代中國研究已有其他的支援管道。我猜這或許是基金會或漢學中心成立精神之所在。

臺灣對西方的開放已久，聯絡頻繁，但聯絡的對象主要是美國，如果要瞭解漢學研究只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會造成偏差。現在臺灣想與歐洲漢學建立較緊密的關係，應對歐洲的漢學界現況有所瞭解，但歐洲的漢學特點也未必都是正面的，下面要說明歐洲漢學的負面因素。

第一、就民族、語言、方法來說，太過多元化而複雜。歐洲有很多中心：大中心、小中心、迷你中心，分散在許多國家，各有其文化背景，他們之間有語言上的隔閡。加之中歐與東歐開放了，它們也有許多中心，挾著與西歐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也開始活躍於國際漢學研究，更增加了歐洲複雜的程度，這也會阻礙臺灣在對歐洲的瞭解與交涉。

第二、歐洲的學術工作缺乏整合，不像美國，以頻繁的討論會與研習，成為經常交流的機制。在這一點上歐洲是遠遠落後。因此，以歐洲的規模，促進歐洲內部合作的計畫應加以推動。雖然這合作計畫已經展開，但非常分散，並未加以統合，可以考慮與歐洲漢學協會合作。

第三、另一與美國漢學殊異者，歐洲漢學界缺乏第一流的中國學者（如趙元任級的學者）的衝擊。這樣的學者對美國的學術界是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歐洲却付之闕如。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設法讓中國學者參與歐洲研究，如設立講座，或者輪流擔任講座，但這還會有語言的問題。

關於中心，在歐洲有限的大中心，常環繞著一串小中心，這些小中心小到一兩個人在其間經營。德國有一個小中心專門從事近代以前中國教育之研究，而且幾乎是一人工作中心。兩種中心都值得支援，由於歐洲地理不似美國之遼闊，從小中心很容易聯絡上大中心。理想的狀況是，支援大中心使其設備良好，而支援小中心在某些領域上作專門發展。

現在歐洲的漢學研究與中國學者的研究有重複的現象，而且西方學者比較中國學者的弱勢在於：第一，中國學者對自己的文化背景瞭解比歐洲學者深刻；其次，資源上的取得比歐洲學者方便。最近幾年內，漢學成為熱門研究的學問，研究題材非常廣，所以我懷疑歐洲的漢學家需要什麼都研究嗎？是否找尋一些與歐洲有關的(a European signaure)的漢學題材或領域，這些題材與領域是歐洲漢學家比較熟悉的，主要的資料也為歐洲所擁有，如中西交通史、中國與西方的關係等，又如我本人所研究的耶穌會教士，是一個與歐洲有關的題目，而且迄今仍有問題未解

決。在這樣的領域上，歐洲漢學的貢獻會更有價值，但是否如此，我自己也無法下定論。

伊維德教授：如果從漢學研究的觀點來看，將歐洲視為一個共同體，萊頓適合作為這個整體的中心，因為它在漢學研究上已頗有規模，而且已整合成一個部門。在地理上，萊頓也是一個中心點，它與德國、法國、英國都很近，交通便捷，為鐵路與航空的交點，而萊頓也很樂意為歐洲服務。歐洲為一個共同體，但並非一個整體，這意謂著很多事情結合起來，也當然有時會看法不一。萊頓並非宣稱擁有一切的便利，也許在別處在某些點上有比萊頓更便利者，但假如歐洲願意承認萊頓是歐洲漢學中心的交匯點，萊頓也樂意盡其職責。

傅吾康教授：贊成將整個歐洲視為一個單位，並以萊頓為中心，以其設備、人員、語言（多數荷蘭人懂英、法、德三國語言）上的優勢。也贊成將「漢學」與「中國研究」兩者予以區隔。以往的中國研究完全忽略中國當代問題，但現在又太偏向當代的政治、經濟研究，完全不顧中國過去歷史，建議現代的中國研究者宜修正態度，有必要從根本探求。

施博爾教授：常有人問歐洲為什麼需要漢學家？我認為所有的科學都是國際性的，在法國，法國文學最出色的研究者是日本人，中國的歷史那麼悠久，如同歐洲的歷史一樣，每一個朝代都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文化的發展就是文化的交流過程，要培養新的學問，需要各地不同的觀點，這才是合作，所以這個座談會要談合作，並不是提供資金，贈送一套廿五史資料庫就是合作。真正的合作是觀念與成果的交流。

韋 陀教授：在資料的取得上，就其所出版的青銅器一書的經驗，英國與大陸藉由合作出版書籍，因而取得考古材料，就是一個材料取得很好的方式。

許倬雲教授：就國際漢學交流方面補充兩點，一、基金會已考慮設立國際性巡迴講座，如果成行，其方式在歐洲畫定路線，每個國家作幾週之停留，一趟下來，也許幾個月。二、美國的 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 從今年起有一個名額保留給國際重要漢學家或中國研究學者，到該中心作研究。以往多是歐美的哲學、人類學、史學、文學學者，今年第一次有中國研究的學者參與。在這樣的機會中東西方學者可以意見交流，讓漢學融入世界的學問中

，而成為人類共同的遺產。

杜維運教授：漢學要成為世界的學問一定要經由比較的階段，如不比較，無法得知中西學問之差異，也無法發現中國學問之特色，這一點須仰賴西方的友人協助。

斯波義信教授：

對本次會議提出四點意見：

- 一、面對漢學研究出版品的迅速膨脹，在文獻的收藏上如何尋求平衡點。
- 二、經由電腦如何建立目錄、索引、編輯服務的有效系統。
- 三、在大量的資料收藏上，如何將研究圖書館組織起來，以達到省時、省錢、省力，並避免重複的目的。
- 四、國際圖書界的圖書交流在日本仍在發展中，有何方法可以建立一個有效的系統。

下面介紹日本的漢學研究情況。在日本很少有機構是專門研究漢學，為了介紹日本亞洲研究的發展歷史，特別提供一個表格，在一九九一年日本從事亞洲研究有三個重鎮，一是東洋文庫的東方圖書館，二是京都大學，三是東京大學。東京大學的東洋文化研究所成立於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八年吸收了原來的東方文化研究所，現有藏書四十二萬冊；京都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所建立於一九四八年，事實它是在一九三九年從東方文化研究所分出的，該所現有藏書四十五萬冊。兩個大學的漢學研究則同時開始於一九一〇年東洋史學科。

東洋文庫於一九二四年成立，緣於岩崎久彌捐贈一批著名的 G.E. Morrison 藏書，第一位文庫長由白鳥庫吉擔任，現藏書七十三萬冊。白鳥氏為德國 Ludwig Riess 的學生，Riess 於一八八六年至一九〇二年傳授現代歐洲編史方法論 (Modern Methods of European Historiography)，由此為東洋學派的學者開啓了承繼西方漢學的興趣。

談到其他近來亞洲研究機構的發展，首先要提一九四八年成立的國立國會圖書館，它繼承了帝國圖書館的藏書，收有相當大量的中文書。其次，一橋大學在漢學研究上也相當有成果，其前身為東京商科學，一橋大學於一九四〇年成立東亞經濟研究所(其後稱經濟研究所)，該所在亞洲研究的藏書有三十七萬冊。另一個晚近才成立的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此研究所研究範圍不限於中國，印度、中東都在其內。還有，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成立於一九七四年，該館的特色是設有講座提供給外國學人，同樣地也不只限於漢學研究，還包括亞洲歷史、人類

學及民族學的研究。

日本的漢學有三個傳統，「漢學」、「國學」和學自西方的「蘭學」或「洋學」。在明治維新時，由於大量西化，國學及漢學均遭放棄，直到一八七四年今日東京大學的前身——開成學校建立後，才又繼續。這是對日本漢學發展過程的一篇概要性的報告。

雷金慶教授：國際漢學界一直未注意到澳洲，澳洲大力發展漢學是最近幾年的事，因為以前它一直自認為是歐洲國家，最近才轉變態度認同亞洲國家。因此小學、中學也開始教中文，日文早已開始。國際漢學界可以伸出友誼的手，幫助澳洲成為亞洲國家 (Asian Family) 的一員。澳洲為了經濟與貿易的關係，重視現代中國研究，與大陸、東亞的關係也很密切。但他們並不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漢學研究中心不妨多接納澳洲的漢學家，鼓勵他們對漢學的興趣，同時，臺灣的漢學家也可以到澳洲，讓他們了解臺灣，如此將有助於漢學在澳洲的地位。明年澳洲有個漢學會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Biennial Conference)，想參加者可與我聯繫。

陳萬益教授：從臺灣所擁有的資源來看，臺灣研究近年來蓬勃發展，受到舉世關注，也應是值得重視的漢學領域之一。

黃富三教授：國外臺灣史資料極為零散，可否請各國漢學家將所見聞者提供於臺灣大學歷史系「臺灣史研究室」？未來臺大可能設立「亞太研究中心」，臺灣史小組將是其中重要的一組。

張哲郎教授：希望各國漢學家鼓勵並推動與臺灣各大學交換學生。

蒲慕州教授：有關學術交流的方法問題，不只是漢學研究，也是一般人文研究的問題。中國文化研究的問題不只是中國問題，不只是看中國的材料就可以解決，這一點歐洲的學者由歐洲文化的背景出發來研究中國學問，應該有深切瞭解，也應該有所受益，但是在此次座談會上却未見提到。個人認為交流兩字對於中國學者和非中國學者應該具有不同的意義，要提昇中國人漢學研究的水準，不止要和西方漢學家交流而已，還應該從更寬廣的人文研究的角度來與西方學者交流。至於細節和實際進行方法，則非此次座談可以討論，本人的意見謹供與會學者參考。

臺灣在促進國際漢學合作中之角色

陳捷先教授：中華民國今天有這樣的成果，是多年的努力及國際友人的協助。而且官方和民間互相配合，如在資料的蒐集上，中央圖書館偏重中國方志和明代文集，國學文獻館則偏重清人文集和族譜，如此經費不致浪費。建議有四：

- 一、漢學研究中心於獨立後，人員及經費至少擴充五倍。聯絡的功能須加強到足以結合國內所有學術單位。
- 二、過去太重視中國本土資料的蒐集，在韓國、日本、琉球、越南有成千上萬的漢文資料，未來在資料蒐集上，視野應擴及亞洲鄰邦。
- 三、在援助國外學者來華研究之餘，漢學研究中心也可考慮協助國內年輕學者到歐美去討教。
- 四、歐美許多圖書館的中文書籍尚未編目，使用上很不方便。如何使之重現，如再有一聯合目錄更佳。

邢義田教授：介紹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資料、人員、交流上的成果：

- 一、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收有善本書二萬一千冊，拓片二萬五千多種，明清檔案三十一萬件，居延漢簡一萬餘枚，過去的考古成果，如安陽考古等。此外還有少為人知、為數眾多的俗曲資料。這些資料經過整理出版者：明清檔案已出版二八二冊，正在出版的有一四一冊，全部約需十年可完成；唐代墓誌銘已出版十冊，全部約為三十五冊；善本書二萬一千多種，正進行光牒輸入計畫；居延漢簡由一簡牘小組從事釋文整理的工作，亦將出版；俗曲資料目錄已排版，並與出版社聯繫中。
- 二、史語所的人力資源：有歷史、語言、考古三方面的人才。語言方面有漢語方言、中亞語言、西夏語、古文字(甲骨文、金文)。歷史方面，各斷代均有。從一九八四年起，開始史籍自動化的工作，陸續把重要古代文獻輸入電腦，並有全文檢索的資料庫，除了廿五史以外，大藏經三論部分、十九種先秦子書，均可線上檢索，十三經已進行到校對工作，未來將輸入十通。建立簡牘資料庫，將居延簡、敦煌簡、馬王堆帛書、雲夢睡虎地資料、容庚秦漢金石錄等，納入資料庫。
- 三、交流上，本所設立訪問學人制度，並與院內其他所合作舉辦國際漢學會議，第三屆漢學會議正在籌備中，這些均是我們藉以交流、合作的機會。

王秋桂教授：

- 一、亞洲可以仿照歐洲形成一個共同體(community)，包括大陸、東南亞、香港、東北亞、臺灣等地區。其間語言是一個問題，須要開設語言講習班，協助中國學者取得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外國語，才能稱得上合作。
- 二、漢學中心應將中研院及各大學的來華人才統籌起來，與國內學者合作。
- 三、翻譯可以是很好的交流，不只是被動的翻譯，在翻譯的過程中提出批評，便可具有交流的效果。
- 四、自去年七月起，推出一個「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三年計畫，結合牛津大學、巴黎第三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大學、國立藝術學院等，在大陸八省進行研究。第一年在資料的蒐集階段，包括儀式錄影、唱本複製、服飾道器拍照、道士訪問錄音、合作編寫調查報告。邀請大陸學者參與時雙方具名，資料上絕不取當地原始材料、文物原件，只取複本。在這樣的原則下，計畫進行得相當順利。這方面的經驗可供大家參考。

王熙元教授：

- 一、就人才培育來說，教育部舉辦高中國文資優生可以免試進入師大國文系就讀，如成績優異，還可以直升入碩士班。而趙廷箴基金會關懷國內文史哲人才長期培育，提供優厚獎學金長期資助，並希望這些優秀的人才送到海外進修，希望屆時由漢學研究中心或者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能從中聯繫。
- 二、教育部今年六月放寬兩岸青年文化交流，國內研究生研究大陸的題材將是新趨勢，大陸資料的開拓也許可透過陸委會、海基會去洽商。

黃俊傑教授：

教育部為使人文教育往下紮根，今年暑期在中正大學舉辦高中生人文教育研習營兩期，共三百人。

漢學研究中心的角色與功能

羅宗濤教授：我曾參與漢學研究中心獨立案的會議，希望漢學研究中心作如下之工作：國內的人才庫與資料，中心宜加以整合滙通。國外好的作品譯成中文，即使對一般讀者也很方便。

龍彼得教授：電腦排版技術這幾年來有長足的進步，然而中西結合的排版在歐洲只有最大的排版商才有，這也可

以是國際合作的項目。我認為在寫有關漢學研究的文章時只有西文卻沒有中文是不可原諒的，一個特有的名字而沒有中文字連我們西方人也未必立刻明白，這論你們中國人。雖然我作過幾次嘗試，但並未尋找到解決途徑。希望漢學研究中心能在此特殊問題花些心力。

陳三井教授：近代史的研究從十七世紀開始，介於當代與傳統漢學之間，但非漢學之正統，地位尷尬。

就近代史研究所的工作來說，一九五五年剛成立時，由於人力、經費的不足，須與外國機構合作，尤其是美援，得到的補助主要用於編輯出版史料、圖書購買及人員出國進修等三項。目前與國外的合作情況則走向互惠，如與美國哈佛、史丹佛、華盛頓、哥倫比亞、加州大學及日本東京大學人員的交換、書籍交流，正在商談的有法國的遠東學院、里昂第三大學、日本慶應大學、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另外也開始注意東南亞國家，透過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資助，擬從事菲律賓華人的史料調查與蒐集。與法國遠東學院合作，出版存於該院的一批越南漢文文獻及歷朝貢使報告。

臺灣目前富裕的程度仍是有限，建議在對外合作上作法應有所區別、選擇。對漢學先進國家，如荷、英、法、德、美、日等國，合作政策上採兩利政策，推動高層次的合作研究計畫和出版；對漢學正在發展的國家，則從長遠考慮，不求近利，多作翻譯、編目、基礎調查的工作；至於尚未起步的國家，則完全予以補助，先從圖書資料的購置開始。

鄔昆如教授：在國內一些少為人注意的角落，如利氏學社的耶穌會士，他們單打獨鬥，默默從事漢學研究，並以法文發表其研究成果，希望予以納入。

天主教亞洲哲學會甫於今年四月間成立，計畫派教授到菲律賓、印尼等地，作暑期短期支援教學，傳述儒道之學，希望得到有關單位的補助。

張哲郎教授：漢學研究中心可否提供國外漢學研究學者（尤其是歐洲漢學家）的個人資料，以作為延聘短期講座之需要，並作為主辦國際學術會議之參考。同時漢學研究中心亦應將各大學所須之客座人才，通知海外漢學家。

黃富三教授：我認為漢學研究中心應加強資訊的蒐集，將國外漢學論著輸入電腦，並與各大學連線，以方便研究者利用。

曹逢甫教授：基金會與漢學中心應提倡在中國歷史社會等方面教材整理與編印，並提倡白話文與文言文比較研究，以利各大學的文言文教學。如要提倡交流，國內漢學研究者語文能力的培養是不容忽視的問題，應有專案計畫來培養。再者，外國漢學方面的名著中譯，以及國內漢學名著的外譯均是需要開展的工作。

王熙元教授：漢學研究中心的角色與功能：

- 一、作為個人與漢學研究機構，或團體與團體之間的橋樑，成為國內或國際漢學研究的聯絡中心。
- 二、作為漢學研究資料之提供者，書目、論文篇目或第一手文獻資料的提供或援引。
- 三、作為漢學研究資訊的交流中心，目前「漢學研究通訊」已有此功能。
- 四、作為國際合作的推動者，合作可互通有無，強化功能，尤其國際合作，需要多方推動。
- 五、作為國內與國際漢學研究者人才之交流，目前漢學研究中心已有協助國際漢學家來華研究辦法，也需協助國內學者到海外漢學重鎮，從事研究，包括材料的蒐集，研究觀點與方法的交流。
- 六、作為國際漢學學術活動的主導者。常舉辦國際性漢學會議，則自然能促使學者觀點、角度、方法之交流。
- 七、作為漢學研究史料的整理與保存者，如出版「國際漢學研究年鑑」，可以「漢學研究通訊」為中心，再予補充、整合。
- 八、作為國際漢學研究人力資源庫的建立者，將世界各國、各地區（包括大陸地區）漢學研究具有成就者之研究方向、成果、專長等輸入電腦，建立人才庫。

許理和教授：我以海外朋友的立場表達感謝，有這樣一個機會，參加這樣具有啟發性的會議。這也是個難得的機會，同時聽到這麼多的觀點。有一點我必須表明，歐洲的漢學家探討自己在這個領域上能提供什麼樣的貢獻，同時我們也很想瞭解，在漢學的推展上，中國的漢學家希望我們能作那一方面的貢獻是最好的。我們不須複製臺灣學者、大陸學者已有的成就，我們競爭不過你們，我們也不想和你們競爭。我們希望雙方的漢學機構能夠合作，以促進漢學的發展。

主持人結論

這次座談會一共邀請海內外漢學家三十九位，提出八十餘論點，可歸納如下：

這次座談會開會人士一致的共同點是：「漢學研究中

心」的單獨設置是絕對必要。但是對具體實施策略則有見仁見智的看法：

一、什麼是「漢學」，在時間上，有余英時教授認為的從古代到二十一世紀初；有傅吾康認為的古今貫通。在空間上，擴大領域是大家的共識，不只與歐洲、美洲的交流，甚至與亞洲鄰邦的交流、迄海峽兩岸交流的必要性。

二、在「研究方法」上，現在我們正站在傳統漢學與現代中國研究的十字路口，正如許理和教授所說，新興勢力對傳統老骨董的挑戰，以及漢學的世界性與國際性。

三、「中心」的概念：所建議的主張中心的概念是抽象的，如許倬雲教授所建議的巡迴講座，或者余英時教授所建議的「行中書省」式的「中心」。亦有學者強調「中

心」是具體的，如歐洲的諸位漢學家，重視整合問題，並認為歐洲的中心應設於荷蘭萊頓。

就整體觀來綜合，今天大家都認為有動態性 (dynamism) 與多元性 (diversity) 是未來工作的原則。陳三井教授認為漢學研究的推廣，對不同發展的區域有不同的作法，這是「動態性」。「多元性」的觀點則包含：第一，交流對象上要有地域的多元性，包括東歐及中國大陸、東南亞。第二，合作方式的多元性，不僅傳統的國際會議，還有許倬雲教授的巡迴講座，余英時教授的行中書省合作方式的多元性。第三，研究範圍的多元性，如陳萬益教授主張包括臺灣研究。

今天的座談會到此圓滿結束，非常謝謝大家的參加。



●「國際漢學研究合作之展望座談會」會場研討實況

